

何天行編

杭縣良渚鎮之
石器與黑陶

蔡元培題



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之一

杭縣良渚鎮的石器與黑陶

卷頭語

本會會員何天行先生，近在杭縣良渚發現石器與黑陶，其可貢獻學術者有二：

一爲打製石器，如圖 1 A、C、D 及原岩石器（圖 1 B）此卽袁康所謂神農赫胥時的石兵。其時代當在新石器時代之前。

一爲黑陶文字，見首圖，沿邊兩處共有十個字，其字在甲骨文以前，爲中國最古文字。

現在何先生將他發現的石器及黑陶，發表報告，作爲本會叢書第一種，這次黑陶文字的發見，是極可驚喜的，以後希望各會員大家起來，從事調查與研究，使本會更能夠多有幾種叢書出來，對於吳越古文化問題，就容易解決了。

吳越史地研究會謹白



編者於良渚鎮調查遺址時情形



黑陶文字 (原器實大)



良渚棋盤坟黑陶遺址之一



良渚棋盤坟黑陶遺址之二



良渚筍山東麓



良渚山西遠景



長明橋村附近地之二



長明橋村附近地之一

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

何天行

一 緒言

近年來，國內考古界有一令人注意的傾向：即從向所重視在中國北部考古的目標，而逐漸兼顧到江南的古文化，尤其是在前所認為文化後起的兩廣與吳越，竟先後發見了史前的石器時代，這是很可注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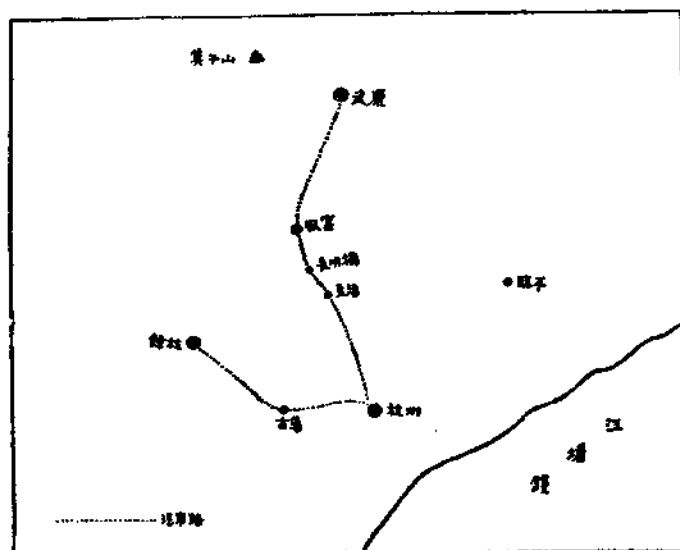
最初，民國十九年春，南京棲霞山發掘六朝時古墓，同時發見石器時代遺址三處。但因當時遺物不多，不曾引起外界的注意，嗣後廣東香港，與廣西武鳴縣，及浙江吳興嘉興等處，也疊有發見，而且粵桂所發見的，時代比南京發見的更早，武鳴縣石器遺址，適當舊石器時代之末，至香港沙丘所發見的，或以為從南美經太平洋而來。以前在北美阿拉斯加所發見的古代遺物，有和中國的土器相似的，是否北美白令海峽與中國沿海東北部，以及南美與中國沿海南部，在古代有無文化上連繫的可能，這也是極有興趣的問題。

前年五月，杭州市政府在古蕩建立公墓，工人於無意中發見石器遺址，結果由衡聚賢先生與西湖博物館前往踏查，並發表試探報告。（可無須贅述）。於是江南有石器時代的遺址，已漸為一般所認定了。

接著便有去年杭縣第二區良渚鎮所發見的石器遺址與黑陶文化。這次的發見，不但是南方考古界的創獲，較古蕩所發見的尤使人注意，而且因為浙江在春秋戰國以前，絕少歷史上真確的史料，文化不彰，向以為文身斷髮的蠻荒境界，現在發見了這樣優秀的文化遺跡，可見浙江的遠古文化本極悠久，將吳越文化的源流拉長了幾千年，不獨藉此補充文獻上所欠缺的材料，且從中國文化的起源與發展而論，這次的發見，亦不當為東南的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礎與途徑。

二 遺址的發見

遺址在杭縣北鄉(第二區) 良渚鎮及北至長明橋(長命橋)之間，綿亙約十餘里。杭瓶路橫貫東北，西北有東苕溪，南面逼近餘杭塘河。該區地形上的特點，在遠古時，當爲頤海的沖積區，與古蕩的地形大體相似。然古蕩距海尤近，(昔時西湖屬海灣，與古蕩本相連)而良渚一帶則距海較遠。



夏渚菡山與長明橋鐘家村下家沙頭一帶，本以出玉著名，鄉民於農隙時常以掘玉爲副業，故石器與黑陶，也屢有發見，因目的在值錢的古玉，對石器與黑陶則皆等閒視之；便是掘到的，亦大都隨掘隨棄，如是者已歷時甚久。在古蕩試掘後，我們便斷定杭縣第二區必有類似的遺址發現，（參看古蕩報告第五篇）去年西湖博物館施昕更先生因在當地調查地質時（施先生原住夏渚）見有黑陶遺址，引起注意，前後經幾次試探，並掘獲黑陶極多，據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東南日報記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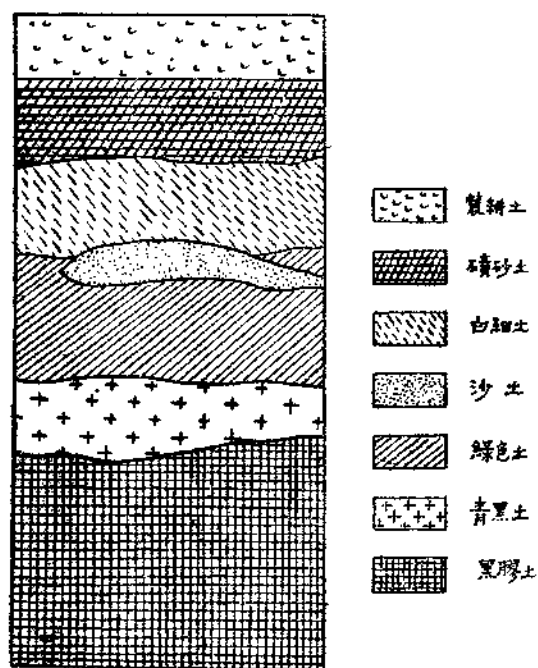
「遺址見於距地表約二公尺之池底，包含於黑色淤土層內，遺物有陶製觚豆，鼎，甗，甗，皿，盆，盤等等，皆具商周銅器之原始型，製作技藝，頗屬精美，具漆黑之光澤，脆薄而玲瓏，按黑陶文化遺址，初發見於山東龍山鎮之城子崖，考古家認爲遠古東方之固有文化，爲構成中國最早歷史期之重要分子，時代在殷商以前，此項文化胚胎於東方沿海，由東西漸，在河南殷墟等亦發見之，與一般注重中國遠古文化，純爲西來之外緣關係者，至此乃得極大之轉變，茲又在南方發見，以地層上之證明，實物上之比較，確無分軒輊，亦不啻顯示吾人遠古沿海平原區域，文化發展溝通之痕迹，對於史料貧乏之浙江，更得有價值之物證，故在學術研究上，貢獻極大也。」

但因遺址均潛藏於水潭以下，遺物都從池底或池畔掘出，因此缺損者居多。所得遺物除黑陶外，尚有黃砂質陶器及其他伴出古物，如獸骨，獸齒，獸角，及少許骨器等，而出土石器等遺留在附近農民家裏的，亦復不少。

三 地層的大概

遺址發現後，作者即至當地查考，黑陶遺址以夏渚鎮爲主，而長明橋次之，然以遺址均潛藏於水潭以下，即偶作發掘，對於地層的包含也不能作精確的觀察，非經擴大的發掘後，實不能確定地層的遺跡。現從部分的發掘加以分析，遺物上層爲極堅硬的礫沙層，疑是附近河床泛濫時的遺痕，表面爲近代耕土層及墓葬區，土質大部作灰褐色，自礫沙層以下，爲灰白色土層，間有沙土及紅色土塊，以下是灰白色土，雜綠色的細沙土，此層內包含玉器，佔平均十分之八九，再下是淤土層，作青綠色，或作青黑，此層內包含黑陶與粗製石器，至下層黑膠土爲止，這是地層的大概，但地層的厚度，及其綿互，是並不一致的；或疊摺成波狀衰延；且距離地面的深度亦不一律，但其層次却大致相連，至黑陶文化層的比較深厚與佔面積的比較廣大，大概是

因為居住的時間較長，或居住的人口較多的原因，同時據鄉民富有掘玉經驗者說，往往於綠色土中得骨粉或玉器，所出玉器之美惡，恒視土質之是否著深綠色者為標準，土色愈綠則出玉愈佳；同時玉器的排列，亦有固定的形式，知其為殉葬物無疑，且凡見有石鏹處，即有玉器，圓口者與玉貼近，或玉居石鏹之中與四周，刃口高處即指玉器的所在，如見平口石鏹時，則決無玉器伴存，這種情形是百不一爽的，同時出玉處土層較細，一部分的精細石器，也屬於這層裏面。現將良渚棋盤坎附近坑位及地層的分佈大略，圖示如次：



要之從地層的大體上研究，其時代顯不一致，黑陶及粗製石器居於最下，其上層包含精美的石器與玉器，至耕土層所發見的印紋和刻紋陶片，以長明橋沿河居多。其中一部分完全與甌城金山衛所發見的同類，當是同一時期的產物。

至杭縣黑陶上的刻紋，略有幾種：交錯形斜線刻紋，平行線三角紋，及曲折紋，馬眼紋等，其中馬眼紋，與殷墟所出一部分殷商陶器刻紋相似，其餘的刻紋，也有和黃河流域所出古代陶器的刻紋相同，於此即可證其時代之一斑。

至杭縣黑陶的種類，以豆爲最多，大略言之，有觚豆，及敦形豆等，觚豆，略與山西西陰村及城子崖陶豆相仿，但較以上兩處爲進步，其環狀飾紋亦有幾種不同的範式，（如圖19）敦豆較觚豆略，大有刻紋及無刻紋兩類，其上下部或相聯接（如圖810）形式和現在的高盤相仿。

此外有甗及簋，缶，盤，孟，鉢，罐，甗，皿等，亦居多數，但完整的極少，從殘缺的遺物上觀察，亦各具幾種不同的形態，其餘如鼎，鬲等，皆具銅器的原始型，而鼎足則有扁足，及圓足，與三角形鼎足之別。

這次杭縣所發現的黑陶，其中最使人驚喜的，除有記號文字作X，十，V，或L的黑陶以外，還發見一只有象形文字的陶器，原物作橢圓形，（如圖13）因底部略有殘缺，疑是觚豆的上部，因爲這次杭縣所發現的黑陶，大部分都屬於輪製，惟有一件是手製的，而且作橢圓形狀，爲前此所未見，因此更使人注意了！在南方發現有這樣原始形的圖象文字，謂爲考古學上的創見，亦無不可吧？

這些文字刻於原器口緣的四周，並有鋸齒形紋繪連絡，故知其爲文字而非繪畫，同時在杭縣所出的黑陶裏面，並有純粹的刻畫，（如圖14CD）據此，尤足證爲文字無疑，但這種文字顯然還在初創的時期，大約是從象形紋繪所演進的，由這些象形文字的形體觀察，不獨比春秋時越國所傳鳥篆等銅器銘刻爲早，且當在甲骨文之先，至於這些文字，是否是鳥篆等所導源，抑竟是甲骨文的先驅，暫不能斷定而已。

現在我們先將這次所發的黑陶紋繪加以說明，這次杭縣所發現的黑陶，有紋繪者幾僅佔四十分之一，其中以圖1ABC三種爲最優美，如圖14A的紋繪上看，略與安徽壽縣所出的楚器紋繪相似：

楚器紋續之一



楚器紋續之二



但後者已代表銅器時代進一步的紋飾形式，而前者則顯然還在幼稚的時代。

至圖14 B所示的紋飾，較圖14 A已顯有進步，這裏所表示的還是殘片的一角，當在器物剛燒成時所刻，足以代表杭縣夏渚鎮黑陶紋飾的特徵。

至圖首所示的圖象文字，不但是空前創獲，而且是僅見的史料，前此山東城子崖黑陶遺物，亦有作×或十字形記號的，同時並有黑陶文字發現，但城子崖黑陶文字已與甲骨文相近；然這裏所發見的，與城子崖顯有異別。現將原字與甲骨文及金文等比較如下：

從上表觀察，黑陶文字之為初期象形文字，可無疑義，其時代必早於甲骨及金文，這種圖象文字的時期，當為古代越族文化表現。

其次，從春秋時的鳥篆比較，與黑陶文字亦顯有不同。

黑陶文字	甲 骨 文	金 文
	殷虛書契前編卷一頁九 全上卷六頁六十六	
	殷虛書契前編卷一頁五十一 殷虛書契前編卷一頁五十一	
	殷虛書契前編卷五頁二十九	
	考釋頁十八 前編卷七頁四十三 甲骨文例頁二十三	
	殷虛書契前編卷一 全上卷二頁三十七 全上卷一頁十七	綴遺齋彝器考釋 卷二十二頁六
	前編卷四頁五十三 甲骨文例十八頁 殷虛書契前編卷四頁六十四	全上卷二十一頁二十三
	殷虛書契前編卷一頁七十五	全上卷二十二頁十一

後者不論其是否可靠，已足爲文化程度達於相當高度的徵候，而前者則尙屬文字初創的時代，在江南竟發見早於甲骨的文字遺物，是極可驚喜的。

五 結語

從此次杭縣第二區發現石器與黑陶遺址後，因尙未作擴大發掘，遺址的堆積還不能詳細確定，而且所作部分的發掘工作，有許多問題不能得到最後的決斷，但從地層與遺物大體上觀察，一部分石器必屬新石器時代產品；其餘一部分精製石器，當是銅器發明後的殉葬物，黑陶的時期亦當產生於西周以前，或在唐虞時代，以上是大體可以推斷的。



越王劍刻紋之一

越王鐘 鳥篆
 越王鐘 鳥篆
 越王鐘 鳥篆
 越王鐘 鳥篆

因為這種發見，我們對於研究中國南方文化起源的興趣，便增加了許多，由此我們知道遠古時浙江的文化並不怎樣低，而且有其固有的文化，浙江在現代中國文化上經濟上幾無時不佔重要的地位，從前年發見古蕩的石器與最近發見黑陶後，對於浙江一向認為黯黯昧昧的遠古文化，重新得一新系統，由此不但可見遠古時吳越一帶的文化，幾與中原並駕齊驅，而且可見歷朝因中原一帶政治關係所目為棲止邊陲的吳越民族，在遠古時，已有超過黃河流域文化的傾向。

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
考古代東南沿海區域，所盤據的民族，如淮夷徐夷及苗族外，其一支即北上的「東夷」，（甲骨中稱人方，金文稱夷方或方夷，同）而越族即是屬於「東夷」的，古代淮夷領域，在今安徽江蘇一帶，其勢力且跨入山東，後為周人所迫，乃回復南下，「東夷」則由南方而北上，小戴記王制：「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」。漢書地理志：「今之蒼梧，鬱林，合浦，交趾，九真，日南，南海皆粵分也，文身斷髮，以避蛟龍之害」。後漢書袁牢傳：「種人皆刻其身，象龍文」。與史記越世家所載的情形相同，則上古時，粵族（越族）當為東南一大民族，而這次所發見的黑陶遺址，應屬古代吳越民族的範圍，山東城子崖與日照縣發見的黑陶，以及河南殷墟所發見的黑陶遺物，在考古學上早經認為構成中國遠古文化的重要分子，現在又在浙江發現黑陶，則古代東南沿海一帶區域，為孕育中國文化的重要源流，而與西來的彩陶文化相對峙，不當與吾人一顯明的啓示。至於東南沿海一帶區域，在古代文化上似有遼通與聯絡的可能，更可從問題上推測一切，因此杭縣的黑陶遺址，實有擴大發掘的必要。這裏但述其梗概，至於詳盡的報告，須俟擴大發掘後，方可論定。本書還是拋磚引玉，日出之前的燭火吧了。

中國最古的文字已發現

衛聚賢

中國的文字是甚麼時代產生的？在舊日的傳說中有二：

一 伏羲發明文字說

『白虎通號篇』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，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…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，俯察法於地……畫八卦以治天下。『禮含文嘉』伏羲德洽上下，天應以鳥獸文章，地應以河圖洛書，乃則象而作易。『管子輕重戊』虞戲作造六書以迎陰陽。

『伏羲』是征伏了野獸的犧牛爲家畜，是代表遊牧時代，其時『知其母不知其父』，是氏族社會的現象，氏族社會其生活爲遊牧，其工具爲舊石器，這是相傳中國在舊石器時代已有文字了，但是中國境內尚未發現舊石器時代文字（圖畫）而西班牙在阿爾塔米亞洞中，發現舊石器時代人在壁上畫的鹿牛等。

二 倉頡發明文字說

『韓非子五蠹』倉頡之作書也，『淮南子修務訓』昔者倉頡作書，『說文序』倉頡之初作書，『倉頡創造文字，有兩種取法：

甲 取法於鳥跡

『淮南子修務訓』史皇產而能書，『高誘注』史皇，倉頡，生而見鳥跡知著書，『衛恒書勢』黃帝之史沮誦倉頡，祇彼鳥跡，始作書契。

按『鳥跡』若以鳥爪印入泥土中，但土中遇風則掩，泥中遇雨則沒，不能久留痕跡使人取象，余疑漢時有人發現在陶器上刻的文字，其文字爲中國最古的簡形文字，似乎鳥跡，故說倉頡創造文字是取法於牠的。

乙 模倣於龜文

『孝經援神契』蒼頡效象洛龜，『河圖玉版』倉頡爲帝南巡狩，登陽虛之山，臨于玄扈洛之水，靈龜負書，丹甲青文以授帝。